

蔡楚生文集

「第四卷」
日记书信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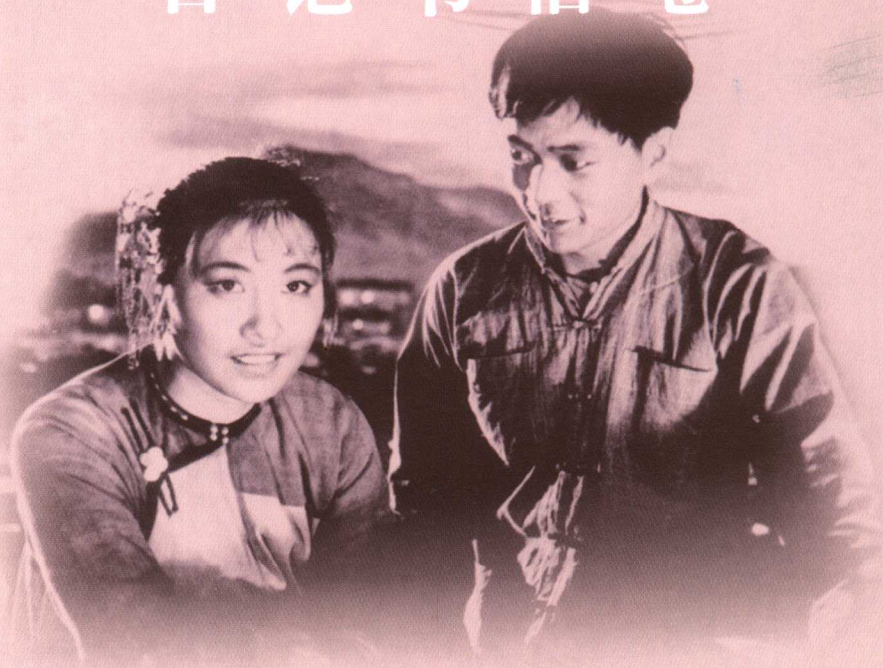
蔡楚生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蔡楚生文集

[第四卷]

日记书信卷



蔡楚生 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蔡楚生文集. 第4卷, 日记书信卷/蔡楚生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6

ISBN 7-5043-4931-3

I. 蔡... II. 蔡... III. ①蔡楚生(1906~1968) —文集②蔡楚生(1906~1968) —日记③蔡楚生(1906~1968) —书信集 IV. J911-53②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5308 号

蔡楚生创作年表

- 1932年 在联华影业公司完成第一部独立编导的影片《南国之春》；下半年完成影片《粉红色的梦》；与“联华”同人拍摄了抗日题材影片《共赴国难》，并创作电影剧本《春潮》。
- 1933年 完成标志自己思想转变的力作《都会的早晨》。
- 1934年 完成影片《渔光曲》，创下连映84天的国产影片最高纪录；创作电影剧本《飞花村》。
- 1935年 完成影片《新女性》；《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影展获荣誉奖，成为第一部在国际获奖的中国影片。
- 1936年 完成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影片《迷途的羔羊》；在集锦式影片《联华交响曲》中创作了《两毛钱》的剧本，编导了《小五义》。
- 1937年 完成了影片《王老五》。
- 1937年 抗战爆发后，第一次南下香港，与司徒慧敏共同创作影片《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的剧本。
- 1938年 完成大地影业公司第一部故事片《孤岛天堂》。
- 1940年 参加新生影片公司工作，编导影片《前程万里》；着手创作电影剧本《南海风云》。
- 1943年 完成五幕大型话剧《自由港》。
- 1946年 参与组建昆仑影业公司。
- 1947年 完成与郑君里联合编导的现实主义史诗巨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包括前集《八年离乱》和后集《天亮前后》）。
- 1948年 创作电影剧本《西湖春晓》；同年第二次南下香港，参与南国影业公司的筹建，并担任编导委员会主任。
- 1949年 发起粤语片清洁运动。5月到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任文化部电影局艺委会主任。
- 1955年 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
- 1956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
- 1957年 开始修改《南海风云》剧本，后改名为《南海潮》（与陈残云、王为一合作）。
- 1958年 《南海潮》交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与王为一共同导演）；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
- 1960年 当选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
- 1962年 《南海潮》上集《渔乡儿女斗争史》完成上映。

蔡楚生文集

编委会主任

蔡东士

编委会副主任

朱小丹 程季华

编 委

蔡东士 朱小丹 程季华

方健宏 蔡小云 蔡 明

周建平 朱天纬

主 编

蔡小云 朱天纬

策 划

张建勇

资料提供

郑培为 戴小兰

责任编辑

聂珊珊

封面设计

王 焰 周 五



蔡楚生文集

第四卷 日记书信卷

目 录

日记摘编

一九五三年	(1)
一九五四年	(10)
一九五五年	(34)
一九五六年	(55)
一九五七年	(84)
一九五八年	(102)
一九五九年	(127)
一九六〇年	(160)
一九六一年	(184)
一九六二年	(237)
一九六三年	(266)
一九六四年	(289)
一九六五年	(326)
一九六六年	(354)
一九六七年	(384)



书信选编

1. 致郑君里(1947年6月27日) (388)
2. 致郑君里(1947年8月17日) (389)
3. 致郑君里(1947年8月19日) (390)
4. 致郑君里(1952年1月20日) (391)
5. 致陈曼云(1952年7月7日) (392)
6. 致陈曼云(1953年8月7日) (392)
7. 致陈曼云(1954年11月14日) (393)
8. 致蔡小云(1955年7月15日) (395)
9. 致陈曼云、蔡小云、蔡明、蔡大龙(1959年8月22日) (396)
10. 致陈曼云(1961年5月12日) (398)
11. 致陈曼云(1961年10月28日) (399)
12. 致陈曼云(1961年11月19日) (400)
13. 致陈曼云(1962年4月16日) (402)
14. 致蔡小云(1962年5月6日) (402)
15. 致陈曼云(1962年6月4日) (404)
16. 致陈曼云(1962年6月10日) (405)
17. 致陈曼云(1962年6月17日) (406)
18. 致蔡明善(1963年1月13日) (408)
19. 致谢逢松(1963年3月23日) (409)
20. 致阳翰笙(1963年3月30日) (409)
21. 致蔡梁春(1964年1月5日) (410)
22. 致陈曼云(1965年3月14日) (411)

- 后 记 (413)

一九五三年



1

一九五三年

一月六日 星期二 晴

夜审查《人民的杭州》。此片为君里所导演，有些材料取诸《西湖春晓》。因配解说词的女同志在解说上有时拿腔拿调，一再引起全场哄笑。但片子的材料除太繁杂外大部分还是好的，看完即决定要他们加以精炼，和要他们重配解说，并将解说词写得朴素老实些。

继之审查《塘沽新港》及《游泳比赛》，因尚好，即予通过。

今日我整天都在发热、头痛中强事工作，至夜已不能支，十时余即入睡。

晨前又感牙痛，起擦红花油三次，后觉稍愈。

一月七日 星期三 晴

上午再审《小小英雄》，我边看边提许多意见，要作者进行修改。

次审《采蘑菇》卡通片。这片之剧本我在出国前原已给他们修改得十分完整而有趣，但等我回国看到他们的分镜头剧本时，已被改得既简单而又缺

乏冲突，乃为之丧气不已。现在再看片子，果然是毫无趣味，而且多了两处对儿童有坏作用的描写。大家在听我将过去的剧本叙述一遍之后，都觉十分可惜。我即要其他同志也看看，把这引为我们在创作上的经验教训。

夜里审查“联营”影片《为孩子们祝福》和《劳动花开朵朵红》，并讨论到十一时余。片子的后者较好，前者有乱七八糟之感。

一月八日 星期四 晴

七日为齐白石先生九十岁寿辰，我因工作未能出席祝寿的宴会，晨起遍阅报上关于寿会及白老生平记载，又取出所藏白老的四方画欣赏了一下。

午局在“全聚德”举行欢迎苏联五位专家的宴会，我等十二时半即到达，但专家们因有事，至二时仍未来。我忽得齐锡宝电话，说李维汉、习仲勋两主任要来看《金银滩》，即与震之、荒煤二同志共进餐，并即返。

在看影片中我因头痛渐剧，终因不可忍而先退。返睡到五时才起身，仍未痊愈。

晚勉力参与审查《伟大的公民》下集。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热

上午八时半在文化部参加中共文化部党委代表大会，来宾连我共六人，党委及列席等二百人左右，会上由沙可夫同志作筹委报告，周扬同志作四年来党委工作报告。午后并于文化部后面摄就全体及来宾照片。

赴局进餐，与王局长谈艺术领导事，并示意将由牧之、荒煤二同志来艺委会做负责人，我表示同意，因如此我即可减轻力不能胜任的精神负担，且可多从事学习或作创作。

三时余在项文涛大夫处补牙。



七时余赴北影，今晚周总理来此看孙维世导演的童话剧《小白兔》。总理到时已九时。他问我身体如何，苏联回来后又如何？我只能答“还好”。孙对此剧处理得很好。戏至十时余演完，经剧团孩子们的要求，总理和他们（我们也陪着）一起拍了一张全体照。

四月三十日 星期四 晴 艺委会改组，乌拉！

九时在局开局务会议，有艺工会议、制作会议、财经会等报告。次由王局长提出加强艺委会组织方案，人事上的调动为：袁牧之任主任，荒煤和我任副主任，章泯、东山、震之、士德、林杉、田方、翟强、伊琳、沙蒙、成荫、文殊等任委员。成荫任秘书长，翟强、伊琳任副秘书长；伊琳并兼艺术处处长；林杉、章泯、田方则负责剧院工作。艺委会经此调整，应可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同时因有袁、陈两同志来负主要责任，这样我的精神负担就不至于严重，且可多作理论学习与或可从事创作，因之我不禁要叫出“乌拉”来。会议至逾午才结束。

下午审查《保卫胜利果实》粤语版。

晚沈浮同志过访，谈《上海一纱厂》拟改《纺花曲》事。

六月三日 星期三 晴好

六时余即起身。

致卓别林函由秘书组抄出后即送交局中，请王局长提意见。

阅《哈森与加米拉》文学剧本，阅后在写意见，至晚写了七页，仍未写完。

和许敦乐谈香港电影界情况。

七月六日 星期一 阴、晴

阅艺委会工作汇报。作寄梦兰函。

下午三时，应牧之同志之邀，和东老在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上和他谈天。从一般的文化事业谈到电影事业，又从个人谈到大家，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牧之同志的体健仍未康复，现在尚有微烧，殊是令人挂念。说话中因雨，而三易其坐处，后来并在内室进餐。至入夜十时始返。

我又有受凉征候，颇感不适。

七月七日 星期二 阴雨 病

整日头痛，作呕，困顿不堪。因病未去审片。

至清晨四时余因饿而醒，又起吃东西，并记就随感一即如下文：

我平时不大能解释灵感。今天因为病了，吃得很少，此时已是清晨五时，感于奇饿而起吃东西，也并在看苏联名著，忽觉有强烈的诗意般的创作欲望之涌现。这应该就是灵感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灵感呢？细加体味，才悟到这是对生命和青春的爱慕，对生活和劳动的热爱，对真理和美好的事物的渴求。因而由衷地想表现人、表现生活、表现劳动，并愿为追求真理与美好的事业而献出我的一切。这就是我对灵感的解释。

今天是“七七”抗战十六周年纪念日，时间过得真快！

七月九日 星期四 晴、热

阅艺委一大堆文件，对《小船长》不拟在中国放映了，给局函措词很不妥当，即为另拟一稿。

与成荫、周峰等谈下午《宋景诗》的会如何开法事。

章泯同志已搬返此间，往访之。

下午从二时半起，在局中开《宋景诗》历史资料座谈会，到叶恭绰、金毓黻两先生及故宫博物馆、北大图书馆等负责同志一二十人，和《宋》编剧陈白尘、贾霁，导演孙瑜，副导演黄粲、周峰等，王局长也出席，会议由我主持，由白尘、孙瑜作报告，至六时半结束，吃饭，最后为看《大音乐会》一片，我于七时余先退。

七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热

晨八时在局开局务会议，讨论各处室工作范围，原有三个议案，但只讨论了半个，因已十二时半，即散会。

下午审查《最高的奖赏》翻译片，和大同所拍的《神龛记》，后者在加讨论后，因其是将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资产阶级在“五反”中转变）简单化和庸俗了，决不予通过。

夜偶然兴发，用六八老人（六八——四十八岁的隐语）和易水的笔名，在两把白扇子的山水画上题了两首打油诗，其一：“隐士二三人，据亭吹大炮，不辨菽与麦，一点勿害臊。”其二：“农忙人不见，无处可化缘，高僧饥又渴，且把唾沫咽。”另面用隶书写上古诗文，其中有四句古谚是：“将飞者翼伏，将奋者足跼，将噬者爪缩，将文者且朴。”我觉颇具诗意。写好后拿给洪遵看，他以为真有“六八老人”其人，连说“这老头”不错，我不禁为之大笑。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晴

十时一刻，周总理在怀仁堂后厅招待印度代表团的酒会开始，先后由总理、印团长、印大使致辞；总理并宣布朝鲜停战谈判将于明日上午十时



在板门店签字，众报以热烈掌声，总理又说：“战争贩子是不会死心的，全世界的人民还须以高度的警惕来保卫世界的和平。”总理在开始宣布这消息时，我看他面容严肃，心情似乎十分沉重，就料到停战的前途可担心的事情还多；但我们的总理究竟是一位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他怕会场情绪因此会弄得很僵，而提议先后由我国艺术工作者——叶盛兰、袁世海、杜近芳、新风霞、魏喜奎、×××（唱秦腔的男同志）、管林、李桂云等每人清唱一段。至十二时才散席。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晴 第二次文代会开幕

上午九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怀仁堂开幕，已到代表和列席代表 775 人，由大会推郭沫若、茅盾、周扬等 78 人为主席团，主席团立即举行会议，又推出 24 人任常务主席，继之即开大会。执行主席为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梅兰芳等五人，首由郭老致开幕辞，继由来宾赖若愚、傅钟、胡耀邦、德作家协会副主席赫姆林讲话，至十一时半散会。

下午三时，大会请周总理来作报告，共谈：①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②在此时期国内外的情势；③在此时期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全部讲话对我是一个莫大的教育和鼓舞，因之我虽因闹肚子而感疲劳不堪，但听了仍觉兴致飘发，颇想再显（创作）身手。

下午的执行主席是郭沫若、冯雪峰、徐悲鸿，后闻徐先生在会后参加另一个会议时，因血压之高而患第三次脑溢血，殊为可虑。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晴 文代会第二天

上午文代会续在怀仁堂开会，由柯仲平、陈沂和我任执行主席。大

会听取了周扬同志所作《克服文学艺术工作的落后现象，为创作更多的和更好的文学艺术作品而斗争》的报告，至午因报告尚未完而中止。

下午由老舍、田汉、马思聪任执行主席，续听取周扬同志报告和听取各大区代表团团长夏衍（华东）、柯仲平（西北）、草明（东北）、沙汀（西南）等同志所作报告。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晴 文代会第三天

上午一早即起床，精神尚勉可支持，幸也。校稿。

上午九时开会，由夏衍、郑振铎、邵荃麟任执行主席，先后作报告和讲话的有梅兰芳、老舍、陈沂、常香玉（转赠大会以志愿军送她的礼物），至十一时轮到我，我讲话的内容主要是报告四年来人民电影的各种情况和得失，最后则集中在呼吁全国文艺界创作电影剧本。这次发言因心理准备很充分，且作了发言方法的研究——主要在突出最后呼吁创作的部分，因此能做到从容、沉着、段落分明、声音清晰而洪亮；这应该也是一种“表演方法”吧？后来同志们都说我的“大声疾呼”“很不错”。

继我发言的有马思聪、于黑丁等。夏衍同志带来一盒潘市长送我的月饼。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晴

上午七时余即起身，虽已不再闹肚子，但脑子却很不舒服，因此无法工作，只记了几天来的日记。

阅茅盾先生在文协的报告。

上午文代大会由郭老、茅公、周扬、丁玲、田汉、吕骥、江丰和我等任执行主席，通过章程，向毛主席及志愿军发致敬电等，最后为选举全国



委员会委员。选出全国委员会委员 103 人，我也列名其中。

夜在大众剧场看《闹天宫》、《贩马记》（一节）、《将相和》三剧。

十月七日 星期三 晴

上午在电影局集此次参加文代会的八十余代表作家座谈，由我主持会议，首由陈荒煤同志谈对大会精神的认识，继由王阑西同志谈局的方针大计，最后由我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问题，至午后一时二十分结束。

下午赴故宫看古画展览会——未公开，特为招待文代代表而开放的，至六时余始返。

十月九日 星期五 晴

上午九时在全国文联（编者注：现简称“中国文联”）开全国委员会，通过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阳翰笙为秘书长，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郑振铎、夏衍、柯仲平、老舍、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洪深、阳翰笙、蔡楚生、袁牧之、齐白石、江丰、吕驥、马思聪、陈沂、巴金等 21 人为主席团；次讨论了一下工作方案，但因文协需用此会场，即改为书面提意见而于十一时散会。

十月十日 星期六 晴

上午八时在楼下 39 号开艺委会行政会议，讨论各机构的精简节约问题。这是艺委会在此间开会的最后一次，办公处经十二日起即将迁往局中，我每日需有一个时间去办公。

十月三十日 星期五 晴

上午八时半在局开影评工作讨论会，决组一个影评小组，我被指为组长，此外尚有梅朵、安琳二同志负其责，我对此因向无接融，故极勉强。

下午王局长传达乔木同志关于总路线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

晚与作家们一起看《光明照耀在克奥尔德村》一片。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晴 见到金日成元帅

上午开厂长会议，讨论明年制片计划，争论得很热烈。

下午续开会，讨论至四时余休会。

六时，周总理在怀仁堂设宴和晚会招待金日成元帅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到朝中许多重要负责人、各国使节等共二百余人，我也奉陪末座。在休息室中我见到总理，握手的第一句话是：“你身体好吗？”（他记性总是那么好，每次见他他都这样的）我说：“还好。”接着他就给我谈在上海已看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五彩纪录片，和演员所演出的话剧，我即告诉他关于摄制五彩片一些艰辛的过程，他说有这样的成就“满好嘛”。

六时余佳宾莅临，即入席，我的座位正好遥对着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我们的同席上有三位志愿军的将领，他们说金今年还只四十一岁。金不如银幕和照片上之胖与高大，他本人在我看来也较银幕和照片上为年轻。



9

一九五三年